



《中秋》 水印木刻 赵宗藻

故乡·小站

□徐芍

在宾州站下车的时候,天空是久违的蓝,阳光是亲切的暖。停车一分钟的小站,下车旅客不足十人,脚步也不似上车时那般匆忙。站台上能看到远处田地里稠密的庄稼,偶有一处叶子泛黄能看到已经来临的秋意。空旷的站台向两端无限伸展,信号灯在站台尽头深情闪烁,高铁列车匍匐冲向远方。

这是2020年我的第一次远足,这是鼠年至今我第一次回到故乡。30分钟的高铁车程让我无法拒绝友人共度佳节的邀请,30分钟的距离让我告别省城火车站的喧嚣走到这座安静得像一处风景的小站。

这座小站矗立在我的故乡已经整整有两季春秋了。从这座车站有了最初图纸开始,我就无数次嘴角上扬,在我的朋友圈里奔走相告。如今,这座车站就像故乡更新换代提档升级的符号代码出现在我的文字中,出现在任何我以故乡为背景的语境中。无论用多少笔墨都无法记录此间深情,无论如何渲染,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故乡从此有了高速铁路的喜悦。这座停车一分钟的车站,就像那些生活在这里和长眠在这里的亲人一样和我血脉相连。

满带着几分姑奶奶回乡的喜悦,脚步间不自觉有几分踏入自家田地的理直气壮。如今的世界虽已不再是“岭外音书断”,我也依然还有几分游子近乡情怯的五味杂陈。记忆中的站前广场,开阔寂寥,和小站一起挺下的树木尚幼未成林,在跨越百年时空的气氛里,在农耕和高科技的不同背景下,这座小县城和这座小站还有初相遇的隔阂,这座小站还有令我的乡亲们望而止步的陌生感。

扫码,测温,出站,站前广场人流涌动,我不自觉惊诧得用手遮住了眼睛,是阳光刺目?是心生幻觉?这陌生的场景让我恍惚觉得下错了车。白衣绿裙,红袄黑裤,红白条相间的运动服,还有风中飘舞的彩旗,宾县广场舞大赛正在火热进行。瞬间,才明白,我那些本应出现在田间地头的乡亲们,他们今天都在这座小站广场,庆祝丰收的节日。

我生活周边经常被广场舞烦扰不堪。我也写过专题文章记录广场舞的缕起历史发展兴衰。这一天,在故乡这座停车一分钟的高铁车站广场上,在生活几乎被按了暂停键般的2020年,在我一直以为疏离陌生的两种语境下,我遇见了一场广场舞大赛。这样的偶遇,无论如何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无论如何都令我惊喜。以这座小站为背景的广场舞,以我心心念念的乡亲们为背景的这座小站,他们原来如此融合。

我对故乡的记忆还停留在田间地头的耕种,除草施肥的辛劳,我对故乡文化生活的记忆还停留在春节的大秧歌,还停留在冬闲时节街头巷尾的麻将和嗑瓜子看电视的场景。曾经在某地采访广场舞的路上,我的心里也还是闪念到我的故乡,在我的心里曾经多希望我的那些乡亲们,也能在辛苦劳作之余跳上一曲广场舞。

开阔的站前广场没有车水马龙,各个队伍还都在调试音乐,整理队形,甚至有一堆人还在手忙脚乱地换新服装。音乐略显嘈杂,服装还有些花哨,舞者的身段也缺乏常年锻炼沉淀的妖娆,动作还不是很协调,也还有腰背驼的步履蹒跚。看得出来,那些跳舞的女人都是劳动的女人,摆动的手臂过于用力,那应该是长年田间劳动养成的习惯,脸上的肤色是粉底掩盖不住的褐色,那是常年风吹日晒的沧桑。那些插秧除草的手上,还有护手霜无法呵护的裂纹。偶尔有一两个男人夹杂在队伍中间,动作过于卖力看起来似乎跳舞要比耕田更辛苦。

无论对他们还是他们对于我都应该是陌生的,我还是忍不住走进人群迎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去寻找。我多年不见的同学,他们会不会就在这跳舞的队伍里?人生年过半百,他们应该青春还在生活安稳,应该是安闲跳广场舞的年纪,如果他们还在人群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认出彼此。我那当年贵为村花的嫂子会不会出现在队伍里?她是我少年记忆中村里秧歌队跳头牌的女人。她一定就在这中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原谅故乡的广场舞里没有嫂子的身影。我就像笑着在人群里穿梭寻找,我已经忘了我在找谁,我似乎就想看那些跳舞的身影,我就想记住他们脸上投入而又幸福的表情。好像我的这次回乡不是赶一场友人家事的盛宴而是为了来这座风景般的小站给故乡报个平安,或者就为了欣赏这场我举双手打满分判定为至高水准的广场舞大赛。

不知道这个春天,我的乡亲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地里播种插秧,不知道这个夏天我的乡亲们又是如何除草撒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地春华秋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的乡亲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宾州高铁站前,我的乡亲们还在翩然起舞。天高云淡,又一列高铁列车驶入车站,秋风中有稻谷的清香飘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刻,由衷地祝福山河无恙,祖国安康。

关注种

推窗望月

□词语

小生

“没想到,今年国庆长假的车票竟然这么难买。”火车上坐对我面的女孩这样说道。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卫衣,棕色的长发遮挡着美丽的脸颊。

“今年的国庆长假,我原本要去云南的,因为赶上中秋节,原计划取消,回家陪爸妈一起过节去。”女孩的声音很好听,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和我说话。我微笑地看着她,简单地和她闲谈了几句后,见我有些心不在焉,女孩就把头转向车窗外,看着一闪而过的田野,随即陷入了沉思。

沉思中的她凝望着车窗外的景致,一片片风景好像在赶着去什么地方。她有没有想过,去过哪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去年,我在北京的四个月里究竟去了哪里?时至今日,几个月只浓缩为几个回忆中的片段——那条蜿蜒万里的古老长城唤起了我的自豪感;在延庆的一家烧烤店里,听着同学们讲述难忘的初恋故事,看着陌生街道上的灯火阑珊。至于云南,我唯一真切感受到的,就是一位云南的同学给我邮寄的鲜花饼的味道,很像我们吃的月饼,却没有月饼那么甜腻,我特别喜欢里面的玫瑰花瓣,这是一种可以品尝的幸福感。

“我们马上登机了!”妈妈的电话,瞬间就把我从云南拉回了正在向北行驶的火车上。听着妈妈的话,我一时竟不知道要说什么,沉默了几秒钟后说,千万照顾好自己啊!

这个中秋节,爸妈不再和以往一样,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吃团圆饭了,他们要过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去江南水乡过中秋节。惊奇和高兴之后,我还有些许的茫然和失落。每年都是和爸妈一起过中秋节,我帮爸妈准备饭菜,其他人也不能闲着,要把所有的圆形水果都洗干净,装盘,和月饼一起放在一张专属的桌子上,等到一轮明月高悬夜空的时候,把桌子放在月光能够照到的地方,妈妈说,这叫圆月。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吃着美味的水果和香甜的月饼,才有人月两团圆的味道。

在疫情缓解之后,爸妈终于登上了去往江南的飞机。我的眼前仿佛已经看到年迈的两位老人,在晨光的古镇小巷里悠闲地走着,清清爽爽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在清晨的宁静里,依然是小桥流水,依然是青瓦白墙的老房子,依然是窄窄的石子小街,而他们就是这幅江南水墨画里最为灵动,点睛的那一笔。走着走着,就走进了柔柔的月色里。中秋的月色格外皎洁也格外温柔,似水,似纱,月光下的他们也朦胧柔起来,似梦,似幻。当他们推开木楼上的那扇临河的木窗,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到我在远方正在眺望着他们呢?

“你不是回家过节呀?”对面的女孩试探性地问我。我迟疑了一下说,不是回家,去参加一个征文的颁奖活动。女孩有点兴奋地说:“你得奖了?几等奖啊?”我说自己没得奖,是去给获奖的同学们颁奖的。她有点不知所以地看了我几秒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然后把头又转向了窗外。这时,火车刚刚经过一片玉米地,因为之前有三个台风,接连从这里登陆,大片的玉米还没有成熟就倒伏在地上了,看着令人心疼。

前几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他站在一片大豆中间的照片,大豆的长势很好,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可是因为罕见的台风接连来袭,成片的大豆已经倒伏在地。我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少损失呢?朋友说,他问过当地的农户,如果接下来天空能够放晴,而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还是有希望的。从那天起,一向不怎么关注天气的我,也开始每天看天气预报,浏览相关的农业信息了。今天,乘坐火车一路向北,我也一直在看车窗外的田野。有的玉米已经收割了,一堆堆安静地躺在地里。有的还是绿油油的,和路过的人们招手问候。还有的依然倒伏在地,而且是一片一片的。

“我在出站口那里等您,到站后,您直接出来就可以了。”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听起来尤为亲切而温暖。我清晰地记得,初春的一个午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磁性的声音时,竟然有种阳光普照的感觉。电话里,李老师很真诚地说:“我们要举办一个大中小学生的征文活动,在朋友的推荐下,想邀请您做我们的评委。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转瞬,就到了收获的金秋时节,同学们的作品也都尘埃落定,颁奖时间就定在中秋节这一天。我想,选定这个团圆的日子来颁奖,也是李老师的良苦用心吧。就要见到这些可爱的同学们了,我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几个月来,是他们的文字陪我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一段时间,通过阅读他们的稿件,我认识了一个个可爱的孩子,也被一颗颗纯真的心灵感动着,在他们的笔下,一切都是那么生动而美好,纤尘不染。蓦然回首,满怀激情写作的这些年,我手里攥着一些湿漉漉的词语,挥汗如雨地行走,挥汗如雨地播种和收割。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懵懂无知,尽管饥肠辘辘,生活却从没有过一丝媚笑。

踏上站台的那一刻,一缕日里独有的微风迎面吹来,清爽惬意。在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每个人都脚步匆匆,无暇顾及那一缕微凉的秋风,更不会注意到已经停下脚步的我。每到一座城市,在踏上站台的那一刻,我都会静静地站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看头顶那片不一样的天空,好像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陌生的疏离感。

抬头仰望夜空,碧天如洗夜云轻,月光如水如云。此情此景,我蓦然想起李白的诗句:“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其实,眼前的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这里有很多我熟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本真,善良,真诚,就像今晚的月光一样,浸润着我的脚步,也温暖着我的心。能够与他们同行,所有的日子都会变得云蒸霞蔚。

据说,21世纪只有四次中秋和国庆在同一天,上一次是2001年,而我已记不清那一年的月亮和那一年的自己了,但是我一定会记住今年的月亮和这个不样的中秋。

E-mail:a84655106@163.com

副刊

责编:那可(0451-84655367) 执编/版式:杨铭(0451-84655106)

《月光下》 油画 熊拯



万山不隔中秋月

□郭婷

最喜欢的心情是自在莺燕舞春风,最喜欢的景色是一夏蔷薇花倾城,最喜欢的天气是薄暮初寒冬小雪,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山不隔中秋月。若无风花雪月事,人间哪堪重多情。而中秋月最是惹人深情,有欢喜和忧,有孤独和酒,团圆或乡愁。她打马走过一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最后醉倒在通往秋天的路中央。

说起“万山不隔中秋月”,想到的词是雄浑,疏野,旷古;是一轮圆月出东斗,倜傥不羁踏青龙,寥寥长风好相从;是左公的襟襟气势宏,豪情壮志酬。想到的词是佳人,典雅,相思;是窈窕淑女翩惊鸿,倚门月色桂花拥,心有互念灵犀通;是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婵娟共。想到的词是清奇,超逸,禅;是耀空如洗碧悠悠,晚钟隔溪唱渔舟,阴晴圆缺喜与愁;是涪翁的一雁能传远,天下赏月同。

皎月润洁高远,光辉柔和清幽,她的美高挂于空,媚景云端而耀花树草木,实则是在为世间万物添朦胧、步神韵,不禁把酒临风望月,道一句:“月出皎兮千里明,山水一樽君与卿。”中秋,有时和妈妈走在路上,踏着月色,会一起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有时独在窗前望月,会喃喃自说“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说“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然则数遍唐诗宋词,都抵不过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因为万山不隔中秋月。

记得前年的中秋夜,我在西湖,走上断桥,一路白堤逐月,穿过一色湖光万顷秋,坐在月波亭静静的看圆月澄澈甚是迷人,最喜月波亭皓成朦胧的两副联: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月,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想的是故事里小青对许仙说“我姐姐也是漂泊无依之人……”总觉得小青是说我。漂泊非在身,实是心无所依之人。我住的度假村很美,旁边是植物园,清晨起来走在路上像在林间,通心舒畅。白日里绕着西湖外围走了很久,骑单车骑了很久,亦是对自己巨大的放空。至黄昏时分,在湖中泛舟,苏堤漫步,最想看的是雷峰夕照,便看到了雷峰塔落日的美。月上柳梢来,我的露台被映照得很美,彼时端坐在夜色的微风里,听蝉鸣,凉爽不燥,抬眼是明月当空,低头是瓜果入口。只是对面无人乘坐了,邀的唯月色清风已矣。又不由得对自己喃喃道一句:“天涯共此时,愿你遇良人。万山的另一边,一定会有人,与你看同一种月色。”

想着对孤独二字理解得最初悟的一句诗,是“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去年中秋节,我和作协的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吃酒,谈诗,别有一番风味。这酒,最好是“小酌”,佐以言谈思索,如小火慢炖,不疾不徐。一如见着这庭院中秋月色,深玩细品,精心琢磨。而朗诵诗歌时,我读的就是里尔克的《秋日》,“主啊,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指令性口吻让时间一下子庄严肃穆起来,我们由此该进入秋天巨大的空旷和饱满里,感受自然与生命律动的乐章,安慰内心深处的寂寥。“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诗”,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孤独和解、相拥,在融容里收获自由与激情。

姥爷还在世的时候,每逢中秋全家人欢聚一堂,话月,游戏,其乐融融。吃过晚饭后,月上中天时,会有拜月的仪式。于庭院中摆上月饼、西瓜、苹果、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象征团圆之意。在月夜,祈愿月亮娘保佑家人平安。这种传统的月亮文化,是中华古老文明的一部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然则今天这种习俗,远不及旧时盛行,只有少数地方还坚守着,年轻一代更是不懂了。快节奏的生活让年轻人一直奔波在路上,心中所执着功名利禄,几乎让现代年轻人忘记了节日内在的品格与精神,“团圆”也是愈来愈淡了,老人也只能抬头看看不隔万山的月,仿佛就是看到了孩子的面庞。

世有阴阳,天有日月,人有双目。自古明月就被赋予太多浪漫与玄幻。月有阴柔之美,灵犀之韵,雅和之气,目之所及,人亦以温柔待亲,待友,待此佳节。月中嫦娥、月老,成事以月圆花好,人们祭月拜月,实则表达的是对自然的尊重,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礼,正如苏轼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中秋这一天的月,被人们寄托了太多相思与思乡,想念与念想,磨转成圆,圆到极致。承载着人生最圆满的愿景。然则,一月内,月圆只一夜,月缺却常在。正如人生,不完美,有遗憾,才是常态。盈到极致便是亏,过满则溢,这是自然规律。最好的状态便是“若圆”,若而未圆,生生之谓易。故而为人要常怀虚心,做事要留有退路,处世要懂得知足。

银汉静玄,庭浪无纹,天街曾醉美人畔,清辉冷月沁花丛。望穿碧明月,初圆此夕,应共婵娟茂苑。愿年年月老长生,不负清秋景。中国人是有月亮情结的,月光牵动着中国文化中静默的思绪,中国人的感情,才华,历史,沉思,似乎都和月的圆缺紧密相连。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声长叹叹了口气。而那愿望与印象都幻化成浪漫与情怀,织就温馨,也畅叙思念。今夜,无论你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旅人,还是孝义团圆莫如此的热闹身,都万山不隔中秋月。今夜,愿你头顶有月可赏,嘴中有饼可嚼,身旁有人可爱,心里有人可念。



《月是故乡明》 中国画 255×188cm 赵庆忠

温暖的饺子

□张港

时光
登记簿

对我来说,不管什么节日,饺子是一定要吃的,中秋节的月饼,只是象征性地咬一口罢了,包饺子饺子才是重头戏。

说来你要发笑,我原先并不会吃饺子,五十岁时,才跟我妈学会了吃饺子。

当年,几个西洋人找李鸿章学习吃饺子。那中堂大人筷子撮牢一只,提向嘴边,心中暗暗好笑;别的不行,若论吃,还得是我中华大国,你洋人造得大炮,造得火轮,你造得了饺子么?我中华大国造出饺子,你会吃么?正得意时,手一抖,啪!饺子掉入酒杯。这些学生看得真切,一个个夹起饺子,啪!啪!全扔酒杯里。看,这外国人吃饺子确实得学,可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好像并无会与不会之说。但我说:其实不然。

吃过“饺子大世界”,方知这饺子之吃,真有会与不会之别。仅举“情侣系列”为例,透过看得出馅的,那叫做“明白白我的心”;一张皮子装俩肉丸子的,叫“与你在一起”;一个饺子连两个肚,分公馅母馅的,叫“比翼双飞鸳鸯鸟”。然而,饺子吃得到这份儿,还是算不上会吃。是从妈妈那儿,我才学会了真正的吃饺子。

对于吃,妈妈自己从没讲完过,她一辈子的职责,就是给她的五个孩子五张嘴吃,让我们吃饱,吃胖,吃成大人。她最快乐的,就是守着我们吃,看我们吃红了脸,吃出了汗,吃出呼噜声,吃个盆朝天碗朝地。

妈妈奔八十的人了,这一阵子,精神有些不济,不跳扇子舞了,也不爱上早市逛了,不问时她便没有话语。妈身上掉下的第一块肉就是我,我一生下就是七斤。看妈妈那样,心里真不是滋味。没有别的法子,我只会说:“妈,想吃什么?我去弄。”问到了第五回,妈说了:要饺子。我心中好得慰藉,忙跑“大世界”,蟹肉、山鸡、牛蛙,挑好的,贵的一样一两,要了一斤。可是,妈咬几口,就撂了,“不咋样,不如咱家的。”

我心生怪怨,人老了,连饺子都跟不上形势。但还是买了鲜韭菜,称了瘦猪肉。

那是星期天,我兑水和面,妈妈翻出擀面杖、捣蒜缸,忙里忙外的,看她脸上的皱纹也有了舒展,面色开始活泛,话语渐渐多了。当爸爸把圆圆的剂子擀成皮子,妈妈将馅打进,熟练地一折一捏,一折一捏时,两个人的话进入了高潮。

“困难那年,老大,就你。一口俩一口俩,吃没了,才问啥馅的。哈哈——面软了点……”



月圆中秋 油画 沈汉武

爸爸说:“不软,哪儿软——他三舅,那年,一下子造了五十,忘没?咱老二,管冻饺子,嘿,数到七十,不会数了,哭了。唉,一晃啊……”

于是,从日本投降到土改,从披红的大轱辘牛车到不听说的儿子得回奖状,从爸爸那回的肺癌实际是个误诊到还有三十三天上大学的孙儿就能回家,真是意识流的经典。老两口儿有了精神,有了神采,仿佛一下年轻了许多。妈还像几十年前一样,拿沾面的手指头点我脑门子数落我办事不稳。他们完全沉醉在回忆的幸福之中,我也跟到了色彩斑斓的童年:别把木头手枪,踩脚守卫着盖帘上站得规规矩矩的饺子;“磕头了”的小红灯笼,在布鞋的老虎头上一晃一晃……吃光了自己的饺子,又要去要,看着是妈妈碗里的菜团子……

至此我才醒悟,为什么妈妈非